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八

外戚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近該吏兵二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爵陳紹祖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彔吳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户百户等官臣等仰惟我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禮也固隆之以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盖以　母后之黨椒房之親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踰之漸以保全愛惜

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之臣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終身先太師張巒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都督之職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表彰以保護之功間關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況　皇家公主所生之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戚舍

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況上公之爵每待元勳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萬言為　國懿親待以異寵固為當然但都督未幾驟加伯爵若從復加恩何以繼之陳紹祖之官尤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

憲外戚之法也蔣輪辛沐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以比隆者彼當謙抑自持盛滿為懼可也顧乃衛非分之望恣無厭之求子孫蔣泰等一日之間得受三官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似為輕易若以為 陛下致孝 兩宮推恩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之家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至常保其盛自足致 兩宮之懽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俯從吏部所請張鶴齡免加新爵陳萬言姑待以時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泰吳振等毋令輕[illegible]

名器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恩至公不私
戚使他日史官傳外戚者毋曰戚畹濫封自鶴齡始
受進自萬言始見任自紹祖始濫官自蔣輪子弟始
杜奢侈之源塞冐侈之路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
保富貴國家同爲悠久而其爲恩寵曠蕩無窮矣臣
等待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
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
旨便查空閑地土來說欽此臣等敢敬陳之竊惟賞

予過多則恩數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為褻僭則濫褻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衰廢替之方冊歷歷可考其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悴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讀經訓豈不知雅尚沖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搏利之徒汩沒富貴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祓　眷之初衆方望其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寒沍亟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些

役數千餘人入春以來增徒愈甚營伍疫卒罷極之鋪街巷小民轉僦上工咨怨之聲盈傳載路況夫四方災沴相繼江淮餓死之人空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是不念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令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便田土又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足代耕況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更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求數斗之

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將不足稍加災沴頻至顛越是其謀生亦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析割而畀之貴戚之家彼既受爲田里專其封植必將拆毀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張楫亦各緣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閑相應撥給的來看夫邦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隅退其侵占小民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今戚里並起而吞併一

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内豈復有餘田乎夫庸常之人所望惟思寵賜逾涯驕恣漸積不至猖狂踰檢僭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該本科題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久野無不闢豈有空閒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成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紀法臣等奉有前例罔敢依阿伏望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舉照節年事

例一切裁抑　勑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
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請求致
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兼全貴戚始終無患矣
近倖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閱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
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　詔
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
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
必形諸　明詔既已形諸　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為
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查三王

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
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况　陛下
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　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
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
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
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
此意非但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
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
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
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
場錢穀之司其害為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

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　先帝修德弭
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周公成文武之德聖人美之稱爲達孝
且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
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已爲之事承　先帝未行之志自有　祖宗之
法度則内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
御之需未嘗干預　朝廷之政具載　皇明祖訓昭
昭可查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
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仍襲洪熙宣

以来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　聖躬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監而不可以為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

抚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愎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諭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嬴秦為譬賈誼為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為比蘇軾為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為過而

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
方治思亂君臣得相上下交脩以成治安之明驗也
兄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絶續之會而自　陛下即
位以來陰雨霪霪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
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爲
小人陽爲中國陰爲夷狄陽爲發生陰爲肅殺陽爲
慶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之道晴日
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
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
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

民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誠有望於 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側聞 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令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

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况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 陛下毅然行之不溺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昵於近習 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 先帝之志光復 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為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 陛下為不負 先帝所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圖報稱於 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

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貨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批龍鱗履虎尾岌岌然若撼山之蚤撲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　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恥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蘓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干刑惟欲博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甘爲孔子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之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一所

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戰兢惕勵之至

劾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顔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
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
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
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
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
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
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将此輩虀粉葅醢何
益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
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

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蚤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急除大逆權宦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

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
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
復得世道亂而復治　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
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幹回　朝廷之福昔元政
不綱奸臣擅柄羣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
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
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　顧命之言
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
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
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

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腹誹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于紀奪柄自古奸邪𢦤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蘊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　題奏下其部與

其勅某某酒飯皆某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偪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内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　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竟[illegible]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illegible]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　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譏間　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為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

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
一權官不能庇其　身與其　叔耶　藩王金枝玉
葉　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官不能庇其族耶劉瑾
安受　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
其金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官不能庇外家
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
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嘻罵驅索任情中傷令
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田話勒閘住
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
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勳戚之心內閣九

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月三
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其死明
日枷其死又明日發其爲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
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
天賜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
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
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者也劉瑾敗羣傷類廢置由心
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三
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閒廢罷黜致
陛下盡失近臣之心　指揮千百户或起鄖難或由勳
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謫其衛明日降

某官又明日兗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
将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
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
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
籍其家使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
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
剝盡天下之財富於　內庫非欲為逆睛邀人心何
取於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盡
[illegible]防之屋多於　內府非欲為逆也駐兵馬何聚屋
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四方
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

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

奏將京軍官校隨四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官索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所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蘷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

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
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
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
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為言
是劉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
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
又太甚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頌之詔
旨謂不恭起綱維刻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聖仁寬
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
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無
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諱　孝宗誠不及

猶當曲諱况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滛毒慘
酷羅織害人如邉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户
今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回家借宿驛舍自有杖罪正
律今却發為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
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及加贖
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
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
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
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
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媢
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

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
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
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 兩宮面質 皇親府部
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
守衛團營亭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
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
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 內廷
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
以知己為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 三朝厚恩
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 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

洪薦郡試誅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拜
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
宗社至計我伏望　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
劉瑾以謝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
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矣

慶幸討戮宦賊疏　林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民之憤為我　明萬
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
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僞朋黨之
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蔑同類摧剥羅織天下之

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猶古無是甚也比聞

遣 榮王之國修 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

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

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

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

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

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 榮王已

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

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

存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 皇太子誕

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

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　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
未生賊瑾豈容徑遣　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
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
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
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
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
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
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也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
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

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瞑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齊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壓　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夙沙衛殷國楊思朂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

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之一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　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耶

臣聞近文武大臣有抉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無託諸人

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宣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illegible][illegible]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illegible]二

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尚
韓文許進爲　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
舉讐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
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可
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獨忍忘耶
身任舊臣甘心　新主狡狠固適贊逆賊以亂人國
晛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來宜
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
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
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而憂
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羣與吞舟而漏
網者則　聖德日光　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
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
謹錄前奏藁隨本上　進非欲衒事後之賛詞亦欲
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踈遠之臣猶不
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
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抑權官杜紛更疏　戴金

竊惟天下之治上不擾則下安民無訟則國治此古
今不易之定理也故諺語曰生一事不若省一事又
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言雖鄙俚至道攸存稽之往

古若成康之時重熙累洽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古今
稱爲盛治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與唐太宗貞觀之時
幾至刑措後世以爲美談今　陛下以聖明之德撫
盈成之運宜乎刑期於不用以紹成康之美蹟豈可
無事擾之使爭激之使亂也近該鎮守浙江太監鄧
文法外生姦攬權竊政欲受理詞訟拏問官員奏乞
聖明查照成化弘治年間舊規換寫　勅書已蒙
俞允朝報一出四方之人無問賢與愚皆曰此例一
行若不急爲救止始則一方受害久則各鎮效尤而
天下自此多事矣此治亂安危之機實在於此執政
者但知阿附權要輕率撰　勅而不知誤天下事爲

如此也臣待罪言官不敢自默請以事不可者為
陛下明言之仰惟　祖宗斟酌往古立政安民有布
政司以承流宣化有按察司以明刑弼教都察院每
歲請　旨點差御史一員綱紀百司以為　朝廷之
耳目百六十餘年用此以致太平而中貴不預也今
鄧文遠引舊例無故攬權即為操念已在貪求將來
行事豈肯安靜是非顛倒良民必受其科罰恣意摟
求好官必被其驅逐為患地方必矣況鄧文出自細
璫素不閑於法律左右前後又多投充附勢之人中
間簸置生事蛇將足矣何所不至是逞威作勢[illegible]
一鄧文而躡足附耳取足於囊橐者不知其幾輩

成化末年張慶造端于預民政遺毒餘姦至今尚能
傳說而當時幸無事者彼承　列聖熙洽之後民間
財富充實被害之初尚堪剝削迄今自正德以來地
方凋敝民財十不如前為今之計正當抑訟息爭去
冗節財以培持愛養豈可以瘡痍之民輕於雞豚而
投之於蒼鷹猛虎之吻耶又訪得中貴出鎮外方立
國之初原無此制永樂以後雖有鎮守之名初不干
預民事成化年間乃一時之倖例而弘治以後則又
復正今　陛下統有萬邦纘承大統豈可不以　祖
宗之法而為治平之具耶　陛下若不以臣言為然
臣與鄧文初無怨惡豈有意仇而沮之哉不過為地

方生靈之計耳若河南鎮守太監呂憲山東王忠敬安靜守法地方不擾百姓愛之輿論許之臣又復何言哉伏乞　陛下念東南爲財賦所出之地憫赤子爲四海一家之人勿縱貪殘以傷根本將鄧文速賜貶責以示懲戒或追奪　勅書令其安靜行事則地方幸甚　國法幸甚

斥姦倖杜深患以隆治化疏　楊永祐

臣備員法曹歷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鬭毆姦盜等事是皆冗瑣末節未足深究獨恨國有大姦根據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社稷之安危履霜堅冰不可不早爲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埋輪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權肆貪饕條其無君十五事臣嘗仰慕其人之丰采今為法司官乃坐視　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赧然有尸位素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睿學好問昔在藩邸時蓋已傳聞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釐革弊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是以黃童白叟莫不延頸以望太平之治柰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周用田顥蔡秀諸羣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　聖

心建設齋醮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宮中事無與於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招晚年之悔宋徽宗崇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昔林靈素等羣起而迷之卒召北虜之禍至今談者猶恨陛下試令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為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太平於無虞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也彼輩不過為要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不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

列皆忠悃誠怛為國深計者　陛下每日知道了而
羣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以為得　君既專莫
有能捍之者矣遂肆行無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
工價科取城夫有身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
怨咨載道側目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
是以廣東道御史劉黼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
刑部拘執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
徃失具　奏認罪以逭萬一之誅柰何恃寵驕恣巧
言餙詐奏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鎮撫司正恐
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書林俊執法不
撓蓋亦漢臣張釋之忠於文帝耳釋之為廷尉罰犯

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欲族
誅而未之從雖申屠嘉辱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
焉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
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皐陶之法今刑部
按治一內豎家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
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
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為哉是必崔文巧使譖愬
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
且冐違　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
術學義久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　陛下特起而

用之可謂知過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
况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况鎮撫
司平素受制内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
屬之罪狀以昭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
也使　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漢之
文帝皆崔文爲之也即文之所爲褻侮　宫闈蠱惑
君父縱放家人抵抗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
兼有之又不自以爲罪方且假仗　主威挾制中外
揚揚焉畧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　先帝初年也
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
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幾危　社稷遺禍

徧天下歷數年而始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國家之福周用田顒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為之慮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之誠輒敢肆為之說而昧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覽奮發剛斷一正宸心乞　勑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田顒蔡秀左道惑君之狀屏諸殊域邪黨無為君側之害必欲昭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勑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奏　請必付法司擬罪庶幾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乞除大奸以正大法疏　　劉㝡

臣惟自古人君雖不能不用內臣而用之必慎所擇苟非其人則譸張誕異足以壞君德朋黨奸惡足以成國禍故君側之惡古以為患而毒藥猛獸之喻賢士垂切戒焉仰惟 陛下聰明天授洞燭事幾即位之初首竄在朝元惡所有委任必擇淳良由是 聖德昭明天下稱誦柰何一旦壞之於一幺麼之崔文

臣按崔文身起卑微驟居近侍恩榮莫逾不知感恩揣分乃敢首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認為齋醮言官論劾 陛下一切不省近聞指此為名動支 內帑銀六七萬兩任意侵尅司禮監既不奏聞 陛下亦惟付之不知內帑之藏累朝積蓄國家命脈

所寄文視為己藏而擴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憑恃寵靈奪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謂 陛下庇邪豈拂大臣以上累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臣竊惑焉臣又訪知今提督東廠太監芮景賢性雖恬靜任用匪人如千戶陶淳心性陰惡衆所素知藉用牙爪皆積年凶狡箝網良善細隱莫遺外以酒食結縉紳而陰圖彌縫前惡其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素惡之不與交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由是黨錮勢盛無敢言者近聞於陳勳家緝獲錢寧家人朱喜與同官校分其贓銀萬計不以奏 聞擅自脫放又賄拏奏訴寃遏其懷狀

自縊只此二事其狡惡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而景賢
不悟任其愚弄壞事此景賢之罪難逭矣臣愚欲乞
陛下大奮乾剛亟將崔文查究其支費帑銀必誅之
於市以爲首惡之戒芮景賢降 勅切責陶淳下之
法司究問明白以正典刑庶權奸知警地方以寧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平明之治無損世道幸甚臣職
當言路苟有所聞不敢緘默惟 陛下垂聽焉

杜群奸以保治安疏　　趙漢

近見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來京閑住
及請康陵司香自敘不惴致有憫念微勞殘喘等語
臣觸目激中不勝駭異此奸尚蓄此意耶臣未暇審

其平生以汙簡劄即其大者盡惑　先帝濁亂　朝
廷天下之稔惡也而顧以有勞自居逃避斧鉞保全
首領　朝廷之誤恩也而復以殘喘自計出死而過
求喙窮思噬盖未但已也舍罪而言勞積怨懟負盖
未少忘也故假乞哀之詞行姑試之術積由來之漸
冀再竊之威言似淺而謀實深迹若孤而力有恃臣
不知谷大用以何時視　今日謂　聖明為何如主
復萌此意也臣無知識嘗過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
正今日之大防也觀於谷大用之奏盖信然矣不敢
不為　陛下言之臣惟羅閑官吏干預政事律載明
條嘉靖以來屢有禁革近聞京城潛住此輩其所干

預者殆非細故也　陛下知之否乎　新正之初大
臣不爲清議所容者被斥而去近聞此輩時令家屬
挾貲來京營求起用無所不至其於清議誠不少顧
矣　陛下知之否乎夫吉凶之理貞勝不常君子小
人迭爲消長而世之治亂因之方今天下有治之名
無治之實其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所當深思而切
慮者也乃爲羅闕遺斥之輩失志無聊之徒狡間抵
隙窺窬寵用蠹政傷和黨邪排正苟有識者謂有此
則治耶亂耶不極於亂不已也然若等猶狐狸鬼魅
昏暮竊發蹤跡未著猶有待焉者也而谷大用則在
柙之虎使縱而逸之能不於通衢白日挾諸邪而肆

其毒手臣是以斷謂谷大用之奏於君子小人進退
之幾大可慮也臣請　陛下早爲之所深察治亂之
由益嚴邪正之辨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必於君
子也可否相濟勿以逆耳之故傷其和終始惟一勿
以偏聽之疑衰其敬則君子安矣其防小人也慎其
聽察難其用任則彼固無釁而衆無階而緣矣然小
人之尤如臣今所論者又不但克艱克慎於用舍之
間而已也若不明罰勑法正其罪屛其跡臣慮蔓草
難圖卒若之何哉如蒙乞　勑法司查照谷大用原
發罪惡正其典刑否亦投諸四裔以痛絕之再行巡
城御史緝事衙門察訪京城內外如有潛住罷閑官

吏非分干預并去位大臣通交權勢等獘從實未

請處治庶乎法度修而綱紀振奸邪遠而治理得矣

天下幸甚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　太祖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畏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而容故将擅政者必先間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已之私逞已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

止光夫勢之所在爭附者衆故奸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間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可不預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勅旨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天之力若無誰柰之何者臣曷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忽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　新政之首而朝廷獨未知耳臣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響從善如流苟有一得之愚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王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　陛下無所顧

為之哉蓋文力能展轉矯詐致此也且　睿覽所論
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
於其畧節見之安知不有黨文者為文蔓匿被劾之
條摟索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愠乎又安知其
不覬見　聖情和成前　旨且以諛　陛下為優容
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則文之罪不必
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一人之
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已罪其為壅
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厮役李陽
鳳而已邪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
能矯　詔獄以制人在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

官以奏擾臣恐亢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
工部尚書趙璜惟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
人痛杖幾死叱之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
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爲
者不患其不能爲也是以再干 勑旨責林俊以違
旨以試於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
耆舊耶此皆其壅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所不得
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
忍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奸
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誅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
上好生之德爲文求全請亟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

右則所以庇文者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之
執迷自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遵詔旨戒專横官臣疏　　鄭自璧

查得　新政詔書內一款近年各處鎮守恊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奏帶人衆列於地方科斂財物奪占功次所在不才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即便各回原籍原衛著閑住若違者許撫按并按察司察訪參奏拏問官舍旗軍調邉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叙今後敢有仍前奏帶人多及軍民職官錦衣衛旗校者該科即時劾奏究

治欽此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
奏帶參隨家人奉　欽依准他續又奏討書筭人役
奉　欽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
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
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聞
命下不勝惶懼竊憶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
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未必
皆出自本人正由參隨書筭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
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為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
生盜賊蜂起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
臣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為諸藩首倡　陛下

畧不加察特賜俯容臣等不敢遽行糸奏者以爲
此 朝廷一時誤恩該部執奏諒蒙俞允今但曰
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諭也仰惟陛下登極之
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劾蠹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
横屏跡奸諛縮頸雖秉極救之後是誠雍熙太和之
幾也夫何年來漸渝 聖旨凡鎮守分守等官或惡
狀着明或贓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
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
生事害人辭尚從容法流寛縱然詳味 綸音猶禁
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敢爲雖憸
小寅緣曲蒙庇覆然而 陛下勤恤民隱之心猶未

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 請乞以致
陛下有此等批答滋亂長奸誨頑縱惡 朝廷多反
汗之失閭閻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何所
底極也臣等竊真之意自以為權右法司勢雄一省
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必此
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也 陛下不惟不禁
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人在
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藩之陷穽何況鎮守之
置所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姦革
弊鋤梗剔強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勢應
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倒行

逆施不可明甚　陛下何所見而復爲之哉訪得太監潘真蓄智藏機肆柔奸而飾惡佞詞下士假僞貌以濟私貪緣恣法外之求破例蠹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真取回量加懲艾别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任或復降　勅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　成命以後但遇有各省無籍校充鎮守分守衙門書筭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拿重治庶效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災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矣

糾劾近倖疏　　章僑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　奏

追勘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輙差官校將知府鄭九皐等一千人犯拿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奬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爲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之何其不然耶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厰名爲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察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許受理方民詞景賢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丘聚雄等雖當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

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illegible]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禁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 駕帖兩處拿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 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璽書褒嘉九皐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令 朝廷名器

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閒不應有此垂繆其必千戶陶淳爲之令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爲陶蝎豈景賢獨不之知邪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墻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其本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其

成靡靜不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訟者有說也迺令輕信一民人而使拿一官府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有蔣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裨補　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為亂法之臣乞將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郭九皐等一干人犯收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臣

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忱無使籍天下之口

慎名器裁幸恩以隆聖治疏

周弘祖

嘗聞帝王之馭世也莫不以名器爲先故人君以名器爲重則天下從而重之而得之者以爲異人君以名器爲輕則天下從而輕之而得之者以爲常惟其以爲異也則恩雖至微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爲榮而可勸惟其以爲常也則恩雖至厚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爲褻而不榮惟古之聖帝明王深知乎此故惜之慎之持此以礪世磨鈍爲役使臣工奔走豪傑之具故寧割數城之地而重違所賜之請寧與十萬之金

而斬一使相之封者此也然名器之重尤莫先於
職官職者實封也官職之重尤莫先於武職武職者
世貴也武職之重尤莫先於錦衣錦衣者近侍也又
事權之所在也即官職且不可輕授况武職之世貴
乎即武職且不可輕授况錦衣之要秩乎臣近覩邸
報見　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
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鎮撫等官多至
二十餘員不勝驚駭考之　國初之制武職非軍功
不授錦衣非特功不除已故兵部尚書于謙功在
社稷僅官其子冕為錦衣衛千戶又各邊將卒披堅
執銳冒敵衝鋒捐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濫

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　陛下不過任奔
走使令之役腰金綰玉足以酬其勞且多焉今以勳
在　社稷之臣不能得之於其子捐軀棄命之士不
能得之於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於其若弟
若姪則　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乎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或量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
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　清朝無
私之政矣孱惟閹豎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
君則閹豎不聞於唐虞有湯禹之君則閹豎不聞於
商夏石顯弘恭聞於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於
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聞於宋而宋削洪惟我

祖高皇帝深覽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
訓不過灑掃供養并飯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　上震怒責之即日遣還鄉里乃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嬖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之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甞以為戒故立法寺人不得過傳奉灑埽不許干預政事今此

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来也臣又伏聞我　孝宗敬皇帝凡召大臣議事必左右回顧各内臣退去數十丈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此其　神謀遠慮逈出漢唐諸君之上而萬世　聖子　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　皇上新政之初尤宜加意於此燕居無事則三復　太祖之諭有事　召對則取法　孝宗之行凡一應内臣俱遵　祖訓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與之進退人材勿遂其非禮之請勿悅其諂譽之言陳乞勿假以　溫旨侍立勿假以　溫顏國之大政悉謀於輔弼諸臣而獨斷之如此則我　皇上英明

神武同符於 太祖 孝宗而諸內臣亦得享安
和平之福於有永矣再照得 國家之任大臣非為
其籍榮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奉公執奏以匡
扶其不逮耳嘗聞 先朝欲官太監張欽養子為錦
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奏至於再三今照兵部尚
書趙炳然躬逢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執奏所
謂大臣以道事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伏
乞我 皇上重加戒諭申飭院部大臣以後凡事關
國體綱紀者務要據法執奏以成我 皇上光明正
大之業則明良喜起之歌再見於 今日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成習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　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歛跡臣固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奸邪思無以悅　陛下之心志

將欲緣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爲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君身有害何知焉況 宮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爲無補 聖身不爲無益也且今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爲微事煙火之舉爲細事不足以爲 聖明

之累者是歟　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田然矣仍乞勅下厰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